



八二

服部文庫
117
340
6



117
340
6

莊子翼卷之七



田子方第二十一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土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澤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
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
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
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

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名前立臣而
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
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
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儻然失志
貌土梗
土人也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
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
天同也清虛正已而物亦自消形不欲動口不欲言
者目覺其近也土梗者非真物也魏真為我累耳知
至貴者以不
鮮為累也

鉗

呂註其為人真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
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德真凡人之清則
患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
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
為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
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
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學
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為土梗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
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
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久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

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所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言容聲者，目我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

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以子道，我

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矐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矐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

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歿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和命不能規乎其前立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前謂無名器而民舞蹈其前也

郭註

心以歿為歿乃更速其歿其歿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歿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日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歿待顯謂之生竟無歿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効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隙化恆新也知其所終不以歿為歿也薰然其成形謂薰然自成又奚為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故曰徂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成者則此亦可哀也令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成邪唐肆非得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若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恆欲不及女服吾也亦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唐註

故以譬奔逸絕塵而回譬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
 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
 之出東入西物莫不化而獨有日有趾者待是而
 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
 待而後生而所待者未嘗有死也則吾之所以不
 言而信不化而周無器而民陷乎前者終以是而已
 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物而動日夜無隙
 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
 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
 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
 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
 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
 有與水馬於唐肆何異唐肆馬之所聞而非馬之所
 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者亦
 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為患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爾本

吾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與即無行而不處一
 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為不可及是
 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也
 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
 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為有如求馬于
 唐肆唐肆固鬻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
 虓注中唐為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
 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
 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
 中而後大液皆此唐字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
 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天忘之又恐願淵惠其終不及
 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著
 也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舊說盡忘之則
 無得之得即為真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于熱鬻然似
 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
 肅至陽赫肅出乎天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
 萌歟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

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
 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
 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歟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土知
 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偃作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
 能說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

司

泊

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
 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
 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
 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郭註：熱然似非人寂海之至也。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心因辟發
 以仲尼求之于言意之表也。議乎其將者，試議陰陽
 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也。日出天發地言其交也
 也。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歿歸於
 散，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
 遊至樂，無美樂也。歿生亦小變耳。知其小變而不失
 其太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憂

蠓

之若遺土耳。苟知歿生之變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
 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
 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修不為而自得也。醯雞者
 蠓中之蠓，蠓孔子謂北吾全下老聃猶蠓中之與天
 矣。

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
 其非，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為
 歲近之為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為
 之紀，莫見其形，消息變化以是而已。生萌歿歸始終
 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
 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為至美。至樂也
 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藪水之太常
 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而同一焉，則歿生莫之能
 滑，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
 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物無極，亦奚足
 以累吾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故也。

新傳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樂莫大焉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命而搏之不得也能入道則可以全命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碧虛

草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遺人立獨謂其喪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掩知而心已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一儀運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網紀也而不覩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為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成則歸於冥無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為之宗主邪孔子又問所以遊是者夫學道詎有所得得其至美至樂而巳其於死生如獸易數魚易水暫爾小變又何疾焉夫天下者苟磚萬物而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生歿猶寤寐也況其他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數耳

耦

人

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譬水之為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為至德業廣被豈有所修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修焉是以夫子自喻以駘蝶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日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名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句一作方綴佩珷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珷玉也司馬本作綴號令也

郭註 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 莊子數假孔子問李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李者無以知之實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然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絀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郭註 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泥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于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于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

可故不損已為物而
故行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止之意以其得
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
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
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刳不
得反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
以經出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

口義在尹之貴若在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
在於我則與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
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遠想于天地之
間安知入之所謂貴與賤哉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
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刳非
威可屈義黃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
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

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

未始存也凡國名按左傳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
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

無矜乃常存也夫存亡更在
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呂註天下有長存不以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在而
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管見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
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享

之非知魏國之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
患乎已之不立道之不行乎仲凡見温伯雪子目擊
道存則啓道之機不在乎壽上訓誥之間顏子數越
逸絕塵躔若乎後則太化密移蓋不諸交臂易失之
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眼相逢
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机聞理則

迪

故

八觀

無以惠後李○詳及于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明以究其歸使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莖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及及其號于國而獨存神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李之易民衡鑑昭也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極致生無變者也○道必至此地方為極則不然皆外殆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驗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未欲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

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及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乏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嗟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及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

為臭腐故曰通天下為一氣耳聖人故貴二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矣礼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且損損華偽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矣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歸根之易惟大人耳大人

躰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歟
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歟孰生俱是聚也俱是散
也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
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
之故通其神奇通其臭腐耳歟生彼我豈殊哉以不
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
故當昧乎無言之地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
于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

呂註 道無方故不可致之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
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為而莫之應讓臂而仍之
是相偽而已所以為亂之節也故為道者日損以至
於無為則仁義禮樂不得而絕滅之及無為而無不
為則仁義禮樂孰非道邪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歸
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
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歟始終無端無紀氣聚
則生氣散則歟知其氣之聚散為徒又何患乎故萬
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二者交

相

相化而已以是知通天
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之

碧虛 收視反所諸有皆空以知為是不知為非者重
增過耳且真是與真知皆為道障尤難除者也
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無知無損而後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則無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
故歟莫能係唯忘故復生之原
以歟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

筆乘 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
以其言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
之於道實非減于無為謂也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
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為至矣乃舍利
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日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
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
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知知不知一躰有
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慮有服亦可以安道有從有
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空處
服無所從亦無從道實非道故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
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今彼劉得一

郭註 無為者任其自為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
者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

而

化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也。死生者已自死生者已
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
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為之而後存也。六合未
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毫待之成
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故曰新也。運
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也。昭然若存則亡矣。故惛然
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油然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
呂註 天地無為而無不備者有大美也。四時交通始
終不感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
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無所往而不通
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為而自然者
觀于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
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
萬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嘗去也。陰陽四
時各得其序非彼而誰為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
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萬物以
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管見 聖人歸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為如木偶哉。蓋為而無為，作而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々，可觀而莫知其為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物共共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滄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萬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在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于斯，而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曰復命，命即天也。故曰：可以觀于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矐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灰死，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李云：矐，未

郭註 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無心不可其，鍊獨化者也。

呂註 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無妄，窺故邪氣去而冲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至于初道，歸則心而集乎

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而假寐，則聞其言而廢也。被衣行歌而去之，說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無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新傳 正汝形，無勞亦形也。一汝視，不見可欲也。無勞亦形，則形全不見可欲，則精復，形全精復，則其

天為一矣故曰天和特至者汝知無思無為也一汝
 度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為則反朴不益不損則全純
 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腐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為汝
 美者遊于自得之場也道將為汝君者處于至虛之
 域也曠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者復歸于
 初也此皆入道之要故齧缺遠悟而心得之也
 方思善無求其故與不以故自持二故字同對新字
 言與物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為陳迹
 安可求而持之邪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脫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
 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丞碧虎音義云古帝王有四
 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則丞
 者官
 名也

自

郭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
 有而况無哉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
 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
 止也明其委結而曰成耳非汝有也至于子孫亦氣
 自委結而轉脫也行處飲食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
 也疆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黃身而忘生也

呂註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
 不得有而親身之所有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
 委和汝不得持其成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
 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女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
 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疆
 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江通 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夫道之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為一也舜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乎身也吾之一身天地暉陽氣之積爾俟聚倏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此身天命而為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于天地之委順生出于天地之委和身出于天地之委形至于孫子孫又遠矣是天地之委蛻耳故或行或處或味或常因于彼而我曾不知夫欲知其形願若影則知之矣身之于我猶影之于形也彼暉陽則我與之暉陽暉陽者又胡可得而有邪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將反于無生無身之先而合乎道也舜古之太聖人也而問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終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于道失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敢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王道老聃曰汝齋

生

形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拮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至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魏危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陰。醜意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蘇力果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谷。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

而生又化而歿。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張。隨其天姿。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木實曰果。草實曰莢。穀曰囊也。表衣囊也。

郭註

曰。冥冥曰無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于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塗者。放形骸于天地之間。寄精神于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

默

和

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
使然也是以聖人斷弃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
而已無用知慧為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始
者與化俱也物而不役已故不置此明道之贍物
在于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
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為
人者款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于宗者不
逐末也嗜嗜物者直聚氣也成生猶未足殊沉壽天
之間哉果謀有理言物無不理但當順之倫有知
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在之
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過而過也調偶和
命之謂也帝王之所與起如斯而已際駒忽然乃不
足借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
而生又化而灰俱是化也生物哀之灰物不哀矣人
類悲之灰類不悲矣解張墮袞言獨脫也紛宛者變
化之氣也灰類者無為用心于其間也不形乃成
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俛然不覺乃至也明
見無值聞至乃值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

呂註

精神于道猶為昭至道之極則冥物成生
生來往無迹四達皇皇也入而邀于此則休乎萬物
之與躡疆思達其用無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
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隨之益非益而損非
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魏莫知其紀有運有量非
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資于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
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為人與人同耳反
宗與天同也嗜嗜言非所美壽夫等觀堯桀奚足為
哉果蘇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
守不夫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
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與起不過由此道耳
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
未嘗成故也解張則弛張莫拘墮袞則卷舒無礙魂
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大冷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歸之不形則
論之而已明見于道則無值故辯不若默真聞于道則
無聞故聞不若塞言者無言听者無聞此之謂太得也

莊子集

卷之七

三

博

序博

循本

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
 則復始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不置則君子之
 道耳以其猶有心于外也彼其外所與萬物皆生資
 焉而不置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為道也中國有人越
 出陰陽之外其處于天地之間聊且為人耳將反于
 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太虛觀之人之生者如暗醜之
 物耳札記注醜悔漿也音久醜之也聚離久音能得
 幾時故凡人所辯博者皆須史之說也果茲雖微物
 而技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
 若煩雜亦所以相齒亨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
 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畱然焉與之調和而
 應之所以為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與
 起皆不外是也紛亂宛轉形容解毀墮衰之貌不形
 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
 夫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補註

物以兩相值道一而已見
 道明則入于一矣故無值

夫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乃用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天子之間也固
 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評市履絲也每下愈況汝唯
 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
 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
 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
 調而問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

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頤 閑太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者與物無際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也謂盈虛衰殺 昭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
 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監市市
郭註 期而後可彼令指名所在也質標質也言無所
 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豨太豕也夫監
 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
 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于下幾則明道之
 不逃于物也必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
 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也若
 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
 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

究也澹靜漠清調間此皆無為故也寥已吾志謂寥
 然空虛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
 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
 止斯順之也往來不知所終言但往來不由于知耳
 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然乎馮
 問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
 不知也物之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不際者
 雖有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之者竟無物也
 際其安在乎既明物之者無物又明物之不明自物
 則為之者誰乎哉
 皆忽然而自爾也
呂註 螻蟻有知而至微梯稗無知而有生居覺無生
 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愈下
 道無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
 而復問是及質矣履豕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
 豈不愈非其質和而乃必欲逃物以爲無非所以爲
 無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體猶言

之有周偏感其指一也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
合者則焉有西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
於無為則澹漠謝問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
志不逐物則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
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
而物之無非道也故彷徨焉閑大知入焉而不知所
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無際小大不得而倪之物有
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
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為盈虛者道也彼
為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為稊稗螻蟻為瓦
甕屎溺者誰歟

循本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也然不及於本故
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
獲監而履豬者而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
司正司獲之與監而履豬雖異職而同為飲射之事
故問之也履豬者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愈
此况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齊為豕肥者是也所言

愈下愈甚比况况
之而道可見矣

副墨

豕太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豕之肥瘠蹴其鬣則
可知醫物之底也故以為下必期必也因有期
而後而之問故曰汝惟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
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畢竟道器一物耳
或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偏咸三字雖異其指一也
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魄煨燼不異雖然我以言言
道子以問問道皆非道也將與子更進一步遊乎無
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
無說于乃無聞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
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
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
來則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
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
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
似則彷徨乎馮于閒曠之野入于大知之中而不知
其所窮矣太知猶言大道也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

莊子翼

卷之七

三

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如此物物者道也道無
 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
 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
 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
 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非盈
 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
 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張
 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蓋如此

方思善

周徧咸是言異理一之喻寡已者當識言能無
 詞也有際則知其所窮無際則不知其所窮不知其
 所窮者物物者也物物者彼也惟彼為能盈盈虛虛
 衰衰殺殺而非盈虛衰
 殺也所謂不際之際也

順

如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鬪戶書
 如阿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

杖而起舉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訥故
 弃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余
 獨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
 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
 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
 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
 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
 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
 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

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郭註

起而悟夫，外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自肩叔之徒莫足與言矣。君子所繫言體道者，人之亦主也。然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藏其狂言以灰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凡得之不由于知，乃冥故默成乎不見不聞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所謂責空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楚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呂註

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于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于

不可分所謂致也而猶知藏其存言而外又况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之藏其狂言而外凡以道之為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為足以求之于無窮而無窮不知也無為非本無為知其無足為而無為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無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為深知知之為淺不知為內知之為外也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無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為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無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無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無窮而無以問為也無應應之是無內則未得其未始有物于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太初則非時與方

之所攝也不過乎崑崙蓋不遊乎太虛則不知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循本 麥古 狂言而放者言我所發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今老龍吉在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亦終于泯沒以矣矣今于道秋臺之未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無所發也於人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何謂之冥冥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及為無有，其當是無無傳寫之誤耳。

郭註 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惟不學乎。

呂註 光耀者，泰宇發光而能照無有，則無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無問之而不得問也。實

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為無有也。唯其有無所以為光耀不能無無，是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有則無所至。

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挫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

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挫鉤於物

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

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魏。

問

之曰曰最為

謂

挫鉤 切名

郭註 挫，挫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

呂註 無用無不用，推道為然。

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并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并求未對，仲尼曰：已矣。

昧

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
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
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 仲尼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虛心以待命
既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非惟無不得化而
為有也亦有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有之為物雖于
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
存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
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
得先無而今有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
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
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
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

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
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
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
無已者亦取于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 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
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
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為不神者求所以為
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無待則皆無矣儻明
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
孫而有子孫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
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以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
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無待也
有待無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為一體則安有先天
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亡者也物物者非物則
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
有物而已猶其有物無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
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乃取于是也此
尊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

壤

疑獨 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之後推之
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德後主是也于載之
前今日是也并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
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疑之而不神者來舍故
昧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以神言也本無以也因生
生於本無生也因死生外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
也大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
則非物以其為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
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無窮已聖人之於於
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無已者蓋取諸此
管見 并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
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
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
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
直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
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無但人居短景自不
及見况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

昔昭然

味

也又且為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今也然者
問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
更求邪蓋使之返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不
死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久不以死久
生謂其独化非有所待也孰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
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物言獨
道居天地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言獨生
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於乎形器便不
得為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物
林總七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為所惑者鮮矣是
知人物无窮由于造化之无穷故圣人仁愛之心及
物亦无穷然均不免散厚朴為澆漓太古无為之治
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為之治其唯善求
之先天者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
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
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
以是非相整齋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
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
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

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首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
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
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而靡順
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園圃宮室
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也整和也儒墨
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相和之而况其凡
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心故至
順至相和也無所將迎而義冠于將迎也山林阜壤
亦善于我而我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無故而樂
外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
能忘忘自哀而為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
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

得

而能

莊子

三十一

規

身

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
 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
 後得者假學者耳淺也
 居註 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借逝內不化則有不
 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
 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
 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而已曰周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
 其居益狹矣君子若濡墨者師猶以是非相整整則
 傷物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
 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
 人相將迎而獨遊于無所將迎也世人為外物所役
 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阜壑使我欣欣樂未真也哀
 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與其去
 莫止則其身為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所遊而不
 知所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心而不知所

無幾
圓

不能也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
 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
 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而齊其知
 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
 循本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
 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
 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處必為其所銷錄而所存
 非矣自稀韋黃帝有虞湯武至于儒墨家元以是
 非辯論相整粉何況今之人乎相整則甚于相處矣
 甚也傷字正與整字整字相照
 補註 人之知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力量所
 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
 者矣人苟不安性命之情而妄意于分受之外求以
 無不知無不能則雖敝精殫力而其不知不能者益
 眾矣故可悲也
 不以天人言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管見總論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所自也
 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譬無為無謂則冥於
 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益之愈
 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
 無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
 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于無通天下氣耳神奇自
 腐之交化陰陽暗醜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衆人所
 同也與物化無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或生任化喪矣
 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
 安不化哉每下愈况故道在瓦甕用假不用故工乎
 捭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
 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
 者無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通
 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為百年可以百年為一日則
 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靜觀世人之為
 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沈檀
 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過不能之全其真

真

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十希及人之故
 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終外篇之真云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也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一作畏
 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穰

北

不釋然弟子與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
 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然哉一作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之焉
 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杓音標之杓音標以邪吾是以
 不釋於老聃之言作充倉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
 經執掌若醜貌杓
 廣雅云樹木也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權腫材也執掌自得也異
 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也夫方四時俱者無近功
 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
 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為物標杓老子云功成事

遂百姓皆謂我自爾今
 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呂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
 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權腫執
 掌是也畫然挈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執掌拘執
 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
 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讓楚之所為足以
 耳目故灑然畏之其道無為而成故曰計不足
 有餘也尸視社稷皆為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
 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為万物莫知也聖人所以
 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
 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无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為
 人之
 標乎
 循本至人尸居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
 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
 與標同揭木為
 標則人皆見之

苟

先 鱮

深 介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蠱之民乃欲
實人非之也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
然則楚之於順物其從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者
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迹耳然則庚
桑之道造乎無為而未能無不為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
鱮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
之祥且夫尊賢授能能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而
畏蠱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夷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礪而
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深夫全

况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恥而已矣且夫二子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
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土乎又何足以濟世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
厚民上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
日中穴隙子本也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
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
曰步七尺曰仞祥怪也

郭註 弟子謂太人必有豐祿故勉夫子聽之答以去
利遠害乃全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會魚鼈

卷之七 三十七

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耳。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之。无所治為。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真不足而所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而向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節為掩其後。而致斯弊也。

呂註 老聃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遺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惟能用物自然。而不敢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執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跡。觀之不免。幸貧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有為之大民性。為其所迂。亂之所由生也。

南榮越 時 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思慮營營。若此二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鴟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見老子

南榮越古今人表作南榮時奔蜂小蜂也藿蠟豆藿中犬青蟲也鳴古鶴字

郭註

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效也辟未有閉之也而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耳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呂註

德遠堯舜而不為其无迹也至矣然則惡乎註

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為患哉及其耳目屬乎青色鼻口屬乎臭味心為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惟其全形抱生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自不別声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聵與狂也為道者則以不自見為盲不自聞為聾不自得為狂不自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神則無方也安有閉而不聞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聞之而已越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碧虛

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岑支有觀鵬之化

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口義

人之心共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奔

今乃為物欲所聞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若于此勉以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為此言未有解脫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故曰辭足矣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

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眾

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
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
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
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
竿而求諸海也汝亾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
無由入可憐哉宋之問謂之羸

郭註

與入借來之衆挾
三言而來故也
楚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
借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

呂註

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
致一能得之今楚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
無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罔罔然
哉欲反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通義

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可勸忘答失問也
忘答失問者多者歎而一者生有知者歎而無
知者生欲答欲問者
歎而覺失覺忘者生

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韠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者
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韠者道德不能持
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太
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
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
然乎能侗然乎能見子乎見子終日嗥而嗑益不
於邁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掣藝共其德也終日
視而目不曠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孰與熟同嗥失聲也掣以
手拊也劉云手筋急也共音拱德猶性也言手拱自然如有所握其曲內向也

自 嗑 益

郭註 捷，閑捷也耳自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
寒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
而後為通也偏獲猶不可况外內俱獲乎耳目眩惑
於外而心術流於內雖繫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
弗能止也抱一不離其性也勿失還自得也當則吉
過則凶無所上也止謂止於分也已謂無迫故迹也
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儻然無停迹也侗然無
管礙也益不愛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掣任
手之自握非獨得也視不曠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
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趣也居不知所為縱
體自在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其波物波亦波也
呂註 知趣舍潛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為
氣充清者有所漏獲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
目之捷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
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獲矣老子云塞其兌
閉其門是也心術獲於事為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

莊子

卷之二

四十一

而提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內不獲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倣效而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無所事為也越目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以無為為經一者道之所自生也故也儻然無事一也此皆能止其思為而求諸已故也儻然無事儻然無破則如見子矣使其舉出於哀怒而不和其能不憂乎以至握而不知其為握視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循本

護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提則將拒閉之於內把閉之於外內外難者其病若此

筆乘

能抱一能勿失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鬼抱一能無離也無下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

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能已即知足也人而求諸已即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儻然即已其可左右也儻然即渾兮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共其德備不在外蓋所謂合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儻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 迷謂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耶

水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也交食交樂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迷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為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稿木於灰無情之

呂註 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破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為冰知衛生之經水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修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

嬰也不與為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礙又何能抱一能勿失倫然何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孺之不知所之所為而摘木於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心天地鬼神之

所澄

灰安得 而累之哉

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為物欲蔽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水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及未耳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樂乎天均陶不知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為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矣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欲其無住著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

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 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天

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

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

天常泰故能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

則大民一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故

此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

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

欲為者必敗理終不能

身者 身者人之室不昏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

身者 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

身者 而天者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恒為道必至於天而後

身者 可久也人舍謂群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

身者 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能之所能能唯道不

身者 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

身者 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

身者 所

身者

身者

身者

身者

身者

身者

身者

身者

身者

身者

身者

庚

反此而不免者

為則敗而也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

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

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

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

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

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

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

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人見其跛猶之

惟務翼

卷之七

四十三

慘

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
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入兵莫階於
志鎮鄒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
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幽問義海

郭註

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也
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不至者
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相安之若
命故其成不滑靈臺者心也清湯故憂患不能入
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待之
持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術而當事不居如內以
為久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分也若分內
者行不由于各遊分外者有益無益期損己以為功
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則費者錢已所
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肢矣而猶

分

結

自以為安窮謂終始也且謂券外而跋者跋者不立
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况能有親
乎故盡是他人志之所趨焦火凝冰故其為兵甚於
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信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
不可逃也

呂註

萬物與我為一備物也粹形謂無往而物不從
達彼非有守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敬生因之以
也以其非為而敗之故不足以灑成靈臺不動則有
持而持之者莫知其弊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
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
自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吝不吝謂去之之速每
更為失者俗學以求復其初不免為蒙蔽之民券所
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已而行之為券內誠已而獨行
也無諸已而行之為券外不見其誠已而幽顯不能
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

期

莊子翼

卷之七

七

明唯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致慕猶鬼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物窮而無我無我則物入而不礙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為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為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為兵傷人之心鏖鏖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為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歲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須溪

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於外者常有期

魁然者不設也言期費而勉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物且者姑與之為雷回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眾人之人耳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眾人之人耳

補註

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猶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故以賈人斥之猶言貨殖也

洪邁

郭子玄云有持者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

隨其成心而師之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謂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者為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歿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

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 成敗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未備。豈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內。則其分不固。不出而無得。乃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歟。然自生非有。本歟。然自歟。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無根歟。以出之。字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歟。生出入皆歟。然自爾而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也。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歟。生

出入歟。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各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乎。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歟。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 物皆具道。故無成敗。則其分也。乃所以為通。其成也。乃所以為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無為而自備。則成有。以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不通哉。道無以生。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為。故也。其得反。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無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為鬼。一也。惟能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

定則不為外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無本者有實而無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而無本者有長而無本然則經文且曰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字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為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為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為古後以今為古亦豈有剽本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雖有外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門者無有也無有不能為有必出於無有天卡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有所謂無有則非無有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逐而皆存者也

副畢 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其

死

所當得斯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無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短道者則不然雖其毀與分也無不安之如當其成則安於成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反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謂是以耳豈知有外而不止者存故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一即實際理地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以鬼喻而造化之實理不外乎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者而人事定矣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合皆安之也其生也來無根故曰出無本其以也去無門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是無方所也故曰有實而無乎處無首尾也故曰有長而無本標此實理也夫有實而無處是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標是往古來今一如也出入外生無不由之而欲求其形則了不可得故曰天門然謂無有為天門者非有無

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人法變念能所俱遺聖人之欲藏其神也則舍此無歸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若蓋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聞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臚者之有臚皮臚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各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鷺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為喪喪其散而之乎聚也死為反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無之或有而無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會中故謂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賊直聚氣也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不言其後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臚者之臚臚物各有用偃謂屏廁也寢廟

則以饗燕屏風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風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無時非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為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各實者物之各實果各自有也質主也物各謂已足以為是非之主也皆謂已足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真脫也知愚各辱者不能隨所遇而安之也玄古之人無是非何移之有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同其是其所同是與鸞鳩無異矣

呂註

三者雖異皆師於道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戴而有生焉猶膚之有賦非其體也而一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為有物矣而以生為喪一以為始無有而不可知者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賦亦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焉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以言太

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無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為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為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為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各實而因以已為正至其弊也以已所是為已節而守之至於以外償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猶鸞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池之大耶

碧虛

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盛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

循本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氏皆楚之公族特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職金底黑物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臚牛百乘胙足指毛肉偃偃息之

披

未

下

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如臘祭者分臘與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性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而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適其偃息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安有真的是處朝與鸞鳩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也

管見

真質為人既形而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外生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與常人處生外流者異矣又次日無有生外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賦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賦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臘

肢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為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廟則不無褻慢此皆可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為之師一者相乘而不已果執以為各實因以為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被幻塵而認虛為實至於以各實為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躐反

女展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太親則已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屏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

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
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
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
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各相反而實
相順也

郭註 張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之兄則言姬詔之無
所辭謝太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現人
如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不物謂
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

不謀譬之五歲未曾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金
玉者小信之質耳太信則除矣故至信譬金盪動也
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真爲非有爲也夫目之能
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
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爲也得已而動則爲強動
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
則順也

呂註 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
我不以恩望之則張足不得不辭以故驚兄弟
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
之故雖張足不嫌於不愛以姬而已無所事辭太親
則恩之至勿姬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
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爲俗禮以觀衆人之心之
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
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爲芻狗而使天下兼忘
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辭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
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之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

接

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
弱以富貴等為志非弱也恃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
心貴虛以容動等為心非虛也謬而已矣故不可不
解德以同於初為至則欲惡等為德之累不可不
也道以通於一為達則去與等為道之塞不可不達
也凡此諸累不蕩於會中則道集矣不尊無以為道
故道者德之斂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
生之質性動而有為為偽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為則
知者故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
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
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為非為之偽
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
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
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昇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夫工乎天而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

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
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
者多後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歟生也夫
復謂胃不餽愧一作而忘入忘入因以為天人矣故故
之而不喜悔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

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死

郭註 善中則善取譽理當俱也在其自自然天也有心為之入也工於天即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已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接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謂不德而忘人言不識人之所惜也無入之情則自然為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不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為不為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乎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 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交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拙乎人也彼政行喙息羣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

所惡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所惡惡人乎而不知所以然夫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不知所以然夫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況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為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况故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丁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為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接畫而弗循胥靡以遺奴生猶能登高而不懼况夫能忘人者宜其復謂而不餽也玩習至于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憚忘人因以為天入明所謂天人者不止于忘人忘人為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為常出於無為不怒無為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為欲當誠已者也躊躇以與事豫若不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方子及 全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開
 而賊生矣人之天猶惡之而况吾之天乎人
 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惟蟲能失所謂天之天者也
 人則與蟲同天矣全人天人與聖人同文勢有鼓
 舞耳故結之曰不得
 已之類聖人之道

管見總論 庚桑之於老子具狀而微然其未至者猶
 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
 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跡
 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
 已德不是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
 警發之足為換手接入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
 入故其入門一勸林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為換手懸
 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
 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
 乃退舍自愁灑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
 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藥
 之越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

再 是

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
 繫見乎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
 事有君也文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
 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為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
 說志懣鏗鏘之餘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
 有生於先後一體寢廟偃則貴賤有宜蓋欲悟有生
 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敘貴富欲惡之執志纏心
 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
 不棄而遠之臘具脆眩而可散不常弄工中微而拙
 乎蔽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
 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故侮而造乎不為不
 怒靜則平氣神則順心如是一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
 於一而應
 無方矣

莊子翼卷之七終

孫子算經卷之十終
其式矣
各一而數
交錯而數
平滿而數
不棄而數
假賦而數
本無而數
有全而數
有而而數
事而而數
還原而數
孫子算經卷之十終

